



乡村记忆

铁匠

叶展韵

“张打铁，李打铁，打把剪刀送姐姐，姐姐留我歇，我不歇，我要回家学打铁。”这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关于铁匠打铁的一首儿歌。

我小的时候，是大集体时代。那时，村里南街有一座老房子，里面砌有一个高高的炉子，有铁匠整天在里面叮叮当当地打铁。

村里最早的铁匠，都是从胶州来的打铁人，村里人都叫他们“老西”，意思是他们是从西边来的人。他们说话温柔，软绵绵的，好听。每年春天秋天农忙时候，他们就来了，在村里沿着大街高声吆喝：“压(钢的意思，下同)铲头——压犁来！”如果没有人出来，沿街吆喝的那个老西就会骂街，说：“没人钢！”如果有钢锄板、镢头、铲头、犁的，他们就在南街那座老房子砌炉子，把铁井放在一块圆圆的大木头上，高矮合适，打起铁来省力。

铁井一般重六七十斤，凸面，一条尾巴四条腿，耳朵上有一个眼儿。尾巴和眼儿是用来曲器具的。有的器具需要曲弯，就在小尾巴上或者在眼儿里面曲。关于铁井，还有一个谜语：一眼儿一尾，四条硬腿。一个好汉子，挨了一辈子好毁(打的意思)。打铁的时候，把烧红的铁钳出来，放在铁井上，铁匠抡着锤子打。铁井是凸面，如果把凸面打得平了，就不走铁(需要锻打的铁就不往外伸张的意思)了，那就要再换一个铁井。

打铁一般是四人组合，一个拉风匣的，一个打大锤的，一个打二锤的，一个把钳的。把钳的在这一帮人中技术最高，什么都要会，什么都要懂，是领头的，也是掌柜的。人手不够的情况下，三个人也可以，一个拉风匣的，一个打锤的，一个把钳的。打小铁的时候，有把钳的和打锤的就可以了。等到打大铁的时候，拉风匣的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就赶快停下风匣过去帮忙打铁。等到铁打不动了，再放下大锤过去拉风匣。

俗话说，长木匠，短铁匠。意思是木头长了，木匠用锯能截去；铁具磨损短了，铁匠能接上。农村里的叉钎、板钎、锄板、

犁、铲头、各类的刀具等，都是磨损得不能用了，请铁匠给接上一块。铁匠钢一张镢不但要收钱，还要管一个人的饭。有的人家只拿钱不愿意管饭，老西就会说：“出门还能背着锅？给你打家什，你还能不管饭？”

压铲头压犁的时候铁匠都有模子。压铲头都是压铲头尖。铲头是镶在犁上，耕地的时候，一般铲头尖先被磨没有。压铲头的时候，生铁都融化成红水，油沫沫的，倒在模子里。把钳的钳着需要压的已经烧红的旧铲头，端量准了，一下伸进模子里，等生铁水凉了就粘上铲头了。铲头尖能接一虎口(一捺)长。压犁的时候也如此，都有模子。他们也压锄板，不过他们压的锄板不能用，太厚，太沉，还爱粘泥，锄地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好使。

打铁还有一个步骤是淬火。犁、锄板、板钎、叉钎、铲头等器具加热锻打好后，此时温度降下来，需要再放进火里烧红，再钳出来迅速地放进冷水里快速冷却，使器具软硬适中——这就是淬火。如果是钢制品，就不能放进冷水里淬火，要把风匣拿下来，拉着风匣，用风匣里面出来的风来慢慢降温，这也就是淬火。

铁匠不只会打铁，还会敷铜。以前家用的铲子都是铁制的，只要铁匠进了村，有的家庭妇女就会找一点儿铜，拿着铲子，叫铁匠给铲子敷上铜。铁匠会把铜和铲子一起放进炉子里面烧，等烧红了铲子，铜也快熔化了，赶快一只手把铲子钳出来，另一只手钳着铜在铲子上来回均匀地摩擦，全面覆盖。等铲子的温度彻底凉透了，就会呈现出红红的颜色。

给铲子敷铜的好处是铲子不会生锈，也美观。不过铁匠也不会白白地给敷铜，他们往往会问人家要烟抽。这时女人就会回家抽四五根烟叶送给铁匠，这样两下互不相欠。往往这个时候，掌柜的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伙计也会把要来的烟叶分给掌柜的来抽。

俗话说，人生三大苦，打铁撑船卖豆腐。打铁是个力气活儿，抡大锤的，拉风匣的，都要有足够的力气，虽然不能说像项羽那样“力能扛鼎”，但是，起码胳膊

膊要强壮有力，还要有一副好腰板。没有一个硬朗的身体是干不了铁匠这个活儿的。铁烧红了，钳出来放在铁井上，抡着大锤，紧锣密鼓，急三火四地打，暴风骤雨般地打。拉风匣的也是一刻不能停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会汗流浹背，衣服也湿透了。

稍作停歇，他们会用脖子上围着的毛巾擦汗。有一年，胶州来的一帮铁匠里，有一个伙计干活不行，但是能吃饭，掌柜的就挖苦他说：“叫你打铁你打铁不行！叫你拉风匣你拉风匣不行！叫你哈面汤你出溜出溜一碗！出溜出溜一碗！”

乡间有一句话：一锤子打响，满锤子是钢。这句话喻义一个人到了一个新单位，能快速打开局面，把很难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令人佩服，获得人们的称赞。就像打铁，把烧红的铁放在铁井上，一锤子下去，飞溅起满天眼花缭乱的铁花，仙女撒花一般，十分漂亮。

打铁的时候，铁匠铺里有些东西看着不是通红的，但可能也会是热的，会烫人。有一次，村里一个小孩去铁匠铺里玩耍，也不知道摸了什么东西，手被烫出一个大泡，小孩哭着回了家。他的妈妈不讲理，想叫铁匠赔钱，就去铁匠铺找铁匠麻烦。小孩的妈妈一进铁匠铺，见到一个铁凳子就没长没短地坐了下来，还没有坐稳，就“嗖”地站了起来，两手火急火燎地摩挲摩挲裤子说：“弄了半天，铁匠的家把什全是热的。”她这才知道是自己孩子的过错，不能埋怨铁匠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关于铁匠打铁，乡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俏皮话。打铁的时候，把钳的用小锤打，另一个用大锤打。通常是小锤打两下，大锤打一下。小锤是指挥员，小锤打哪里，大锤就要打哪里。特别是压锄板、压刀片时，小锤大锤叮叮当当，那节奏那声音听着就是：“蹦对蹦！蹦对蹦！当就格当！当就格当！当就格当！当就格当！”想象力丰富的人就把这一段声音编成骂掌柜的俏皮话：“谁当鳖来？”“把钳来！”“就不当！就不当！”“不当就不行！”“不当就不行！”“当就当！当就当！”

在过去，铁匠无论走到哪一

个村，只要有好的黄壤土，他们就会挖一些，和着炉渣做一些铁饼子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铁饼子晒干后像刀切的馒头一样，抗火耐烧，一个铁饼子能烧一两天。有一次，铁匠做了一些铁饼子，还没有晒干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掌柜的刚躺下来，忽然想起来天气不好，担心夜里下雨淋着铁饼子，就对伙计说：“做了些铁饼子，天不好，你不下去看看拿进来吗？别叫雨淋着。”伙计赶紧跑出去，掌柜的又问：“(天气)不当害(不要紧的意思)呀？”伙计回答说：“不当害！一个星一个星的。”掌柜的又说：“那不当害，睡觉吧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掌柜一觉醒来，发现昨夜的一场雨把铁饼子全淋塌了。他埋怨伙计说：“我昨晚叫你看，你不是说一个星一个星的吗？”伙计委屈地辩解道：“我说一个星一个星的，你说不当害。”原来，伙计的意思是说一个雨星(雨点)一个雨星的，而掌柜的误以为他所说的是天上的星星一个星一个星的。

说到打铁，要数章丘的铁匠师傅最有技术。

有一年，章丘姓刘的铁匠师傅弟兄两个在我们唐家泊公社西五叫山村落户，我们村里去请了一个来，一个月40元钱的工钱(那时工人的工资是20元)。分管副业的书记柳行楠安排孙占国、许成军跟着师傅学艺，王国强拉风匣。

章丘师傅尽心尽力的教，孙占国、许成军认真地学。经过一年努力，两人出徒了。铁匠师傅看到孙占国可以独当一面，又去了另一个村里传授打铁的技术。村支部研究决定，让孙占国当掌柜的，王国强还拉风匣，许成军打大锤。孙占国不想当掌柜的，怕干不好，柳行楠安慰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慢慢嚙苏(意思是地)造(干的意思)！”孙占国不负众望，把村里的铁匠铺搞得有板有眼，各个生产队的犁、铲头、锄板、镢、各类的刀具等都能压好；家家户户用的担杖钩、小铲子、街门上的门钹和圆环等也都能打出来了。后来，村支书看孙占国打铁有魄力，又把他调到四队当生产队长。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村里的铁匠铺才解散了。

